

A
LONELY IMPULSE
OF
DELIGHT

寂然的狂喜
叶芝的诗与回声

[爱尔兰] 威廉·巴特勒·叶芝
(著)

[英] 诺曼·阿克罗伊德 等
(绘)

傅浩 刘勇军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诺曼·阿克罗伊德	Norman Ackroyd	14
秋野畅子	Yoko Akino	16
约翰·班维尔	John Banville	18
珍·巴登	Jean Bardon	20
约翰·贝汉	John Behan	22
依婉·伯兰	Eavan Boland	24
迈克尔·坎宁	Michael Canning	26
戴安娜·库伯怀特	Diana Copperwhite	28
迈克尔·卡伦	Michael Cullen	30
尼亚姆·弗拉纳根	Niamh Flanagan	32
保罗·加夫尼	Paul Gaffney	34
马丁·盖尔	Martin Gale	36
理查德·戈尔曼	Richard Gorman	38
利奥·希金斯	Leo Higgins	40
斯蒂芬·劳勒	Stephen Lawlor	42
路易斯·伦纳德	Louise Leonard	44
凯特·麦克多纳	Kate Mac Donagh	46
凯尔文·曼恩	Kelvin Mann	48
詹姆斯·麦克里瑞	James McCreary	50
艾德·米利亚诺	Ed Miliano	52
保罗·马尔登	Paul Muldoon	54
尼尔·拉伊桑	Niall MacGill	56
丽娜·诺登斯特姆	Lina Nordin	58
拉尔斯·尼伯格	Lars Nierberg	60
埃德娜·奥布莱恩	Edna O'Brien	62
休吉·奥多诺霍	Hughie O'Donoghue	64
芭芭拉·瑞伊	Barbara Ryan	66
奥伊弗·斯科特	Aoife Scott	68
文森特·谢里丹	Vincent Sheridan	70
阿梅利亚·斯泰因	Amelia Stein	72
唐纳德·特斯基	Donald Teskey	74
科尔姆·托宾	Colm Tóibín	76
李昶	Lisa Chang Lee	78

被叶芝点燃的艺术	10
不朽的爱尔兰诗魂	84
艺术家小传	102

诺曼·阿克罗伊德	Norman Ackroyd	14
秋野畅子	Yoko Akino	16
约翰·班维尔	John Banville	18
珍·巴登	Jean Bardon	20
约翰·贝汉	John Behan	22
依婉·伯兰	Eavan Boland	24
迈克尔·坎宁	Michael Canning	26
戴安娜·库伯怀特	Diana Copperwhite	28
迈克尔·卡伦	Michael Cullen	30
尼亚姆·弗拉纳根	Niamh Flanagan	32
保罗·加夫尼	Paul Gaffney	34
马丁·盖尔	Martin Gale	36
理查德·戈尔曼	Richard Gorman	38
利奥·希金斯	Leo Higgins	40
斯蒂芬·劳勒	Stephen Lawlor	42
路易斯·伦纳德	Louise Leonard	44
凯特·麦克多纳	Kate Mac Donagh	46
凯尔文·曼恩	Kelvin Mann	48
詹姆斯·麦克里瑞	James McCreary	50
艾德·米利亚诺	Ed Miliano	52
保罗·马尔登	Paul Muldoon	54
尼尔·拉伊桑	Niall MacSéana	56
丽娜·诺登斯特姆	Lina Nordin	58
拉尔斯·尼伯格	Lars Nierberg	60
埃德娜·奥布莱恩	Edna O'Brien	62
休吉·奥多诺霍	Hughie O'Donoghue	64
芭芭拉·瑞伊	Barbara Ryan	66
奥伊弗·斯科特	Aoife Scott	68
文森特·谢里丹	Vincent Sheridan	70
阿梅利亚·斯泰因	Amelia Stein	72
唐纳德·特斯基	Donald Teskey	74
科尔姆·托宾	Colm Tóibín	76
李昶	Lisa Chang Lee	78
被叶芝点燃的艺术		10
不朽的爱尔兰诗魂		84
艺术家小传		102



The 'onlie begetters' of *A lonely impulse of delight* are all 'hearers and hearteners of the work'.

Peter Fallon

《寂然的狂喜》的“唯一促成者”是“用耳朵和心灵去聆听叶芝作品的人”。

彼得·法伦



樂府

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CITICPRESS

叶芝曾说斯威夫特无处不在，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叶芝存在于仰慕者的想象之中。奥登在写给叶芝的《挽歌》中称，他“成为了他的崇拜者”。

叶芝是爱尔兰凯尔特复兴运动的领袖，年轻英俊、天赋异禀，很早就绽放出引人注目的光芒，成名于19世纪90年代，此后，他那无与伦比、充满疑问的声音就一直在全世界回荡。他的艺术个性魅力无穷，富于强大的感染力，远远超出了文字的界限。他一直都是艺术家刻画的对象，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很多关于他的伟大画作诞生，而他自己也曾把自己当成描述对象：他的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就曾给他画过无数幅素描，还画过一幅肖像。奥古斯都·约翰、威廉·斯特朗、约翰·罗森斯坦、肖恩·奥沙利文、奥伦西亚·贾尔斯、阿尔伯特·鲍尔等人都曾为他画过蚀刻画和肖像画，还为他制作了雕塑，阿尔文·兰登·科伯恩还为他拍摄过精彩的照片。

有一点应该记住，那就是叶芝和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一样，也学习过绘画。他画过水彩画和彩色粉笔画，经常参加画家聚会，写作的题材也一直离不开艺术。在《异象》一书中，他就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中的循环模式进行了晦涩难懂的哲学研究，经常提到艺术的发展对文明影响颇深。古典雕刻家、拜占庭的镶嵌细工师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经常出现在他的诗中。詹姆斯·乔伊斯称，叶芝想象力丰富，超现实主义诗人无人能望其项背。直至今日，他的想象力依然在为艺术家提供丰富的灵感。本书力求诠释的正是这一点。

本书的部分艺术作品中，叶芝的诗句或展开想象的翅膀，或发生了蜕变；在另外一些艺术作品中，叶芝诗歌的核心或精髓则提供了主导意象。本书标题《寂然的狂喜》英文原为“A Lonely Impulse of Delight”，选自诗作《一位爱尔兰飞行员预见自己之死》。理查德·戈尔曼那闪耀与新颖独特的螺旋桨不仅昭示着飞机在意大利蔚蓝天空中旋转下坠，还体现出了在这首诗歌创作的时代中未来主义者的审美观。关于叶芝的早期作品，即便是在《凯尔特的薄暮》时期树立的淡淡的蓝银色审美标准，也激发了其他艺术家的灵感。芭芭拉·瑞伊的《灰色暮光》就充满了灰色色调。日本艺术主题贯穿于叶芝的很多作品，本书中提到的几位艺术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对于叶芝的诗句“两个少女，都很美，一个好像羚羊”，斯蒂芬·劳勒的再现令人难忘，不光表现出时间的破坏力，还表现出自从叶芝知道日本能剧之后，心中念念不忘的日本之美。此外，珍·巴登以《仿日本诗》为主题，创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图像，凯尔文·曼恩的丝网印刷画《鱼》则是在向北斋致敬。

叶芝的政治诗和哲学诗所具有的坚硬边缘亦留下了痕迹。约翰·贝汉的雕塑《一九一六年复活节》不光有代表胜利的火炬，还有荆棘冠。阿梅利亚·斯泰因那堆即将倒塌的祈祷书让我们联想到，《都尼的提琴手》也传递着具有颠覆性的中心思想：艺术家的重要性高于牧师。保罗·马尔登允许《再度降临》中不可思议的狮身人面怪物逃脱命运，最后却进了一个马戏团。约翰·班维尔为丽达和化身天鹅的宙斯的故事增添了新花样。其他作家选择了叶芝不那么为人所熟知、却更为标新立异的作品。科尔姆·托宾阐述了《轮》背后的技巧，探究了这首诗是如何一点点写

到令人胆寒的最后一句，而这不仅表示所有生命都在为死亡做准备，而且对死亡怀有憧憬。埃德娜·奥布莱恩准确地描述了叶芝笔下的圣母，在这首作品中，母爱与圣母怀有的深刻恐惧形成了对比：恐怖这个主题还影射出叶芝关于早期基督教的戏剧《基督复活》（并且让人联想到托宾的《玛利亚的契约》）。关于叶芝的思想巨轮，依婉·伯兰创作出了精美且造诣颇深的诗作，使人联想到在谢默斯·希尼的《雷电》中，盘旋在中世纪修道院上方的那艘令人惊叹的空中巨轮。这些见解表现出叶芝的声音和思想在错综复杂的爱尔兰文学作品中产生的影响，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再次与你邂逅。

在这些作品中，充满想象风景的世界与斯莱戈、戈尔韦熟悉的地标交错在一起，而叶芝将这些地方刻画成了神话：凯门海滩之上的荆棘树（拉尔斯·尼伯格）、布尔本山的轮廓（诺曼·阿克罗伊德）、科尔的七片树林（艾德·米利亚诺）、因尼斯弗里的湖岛（尼亚姆·弗拉纳根，利奥·希金斯，文森特·谢里丹）。作品的范围和热切的情感令我们想到叶芝拥有出色的天赋，可以在他的诗歌中创造出具体和栩栩如生的画面，突然爆发出丰富的幻象：那被海豚划破、锣声折磨的拜占庭大海，圣贤的面孔“如同雨打的石头”；《祖屋》中满溢的喷泉里充满了生命之雨，圣山梅鲁那白雪皑皑的山间洞穴；《渔夫》中，“泡沫下”的石头是“黑色”的；在《人与回声》中，兔子受到了鹰的袭击。正如在他弟弟杰克充满幻想色彩的后期画作中，在叶芝的诗作中，神秘的幻想世界与理想化的爱尔兰也交织在了一起。叶芝的诗句在数年里回荡着，引人共鸣，他所想象出的心灵画面亦是如此。正如他妻子经常惊讶地发现的那样，他知道，“后世之人看到

的会是怎样一番情景”。他天生就能创造“象征”，表现出永恒的感情和不变的真理；但他还知道（并且宣称），完美无缺、造诣高深的想象背后隐藏着启示，这使得《马戏团驯兽大逃亡》这样的诗作熠熠发光，而这些启示均是从“心的污秽破烂商店”里挖掘出来的。超然与具体的结合隐藏于叶芝的作品背后，使“新影像的影像”充分发挥价值，而且，只要人们还在阅读诗歌，便会一直如此。

写于 2015 年

诺曼·阿克罗伊德

Norman Ackroyd

《布尔本山下》/ 蚀刻画 / 28 厘米 X 36 厘米

A lonely impulse of delight

14

寂然的狂喜